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7nB396

終南山蟠龍子肅禪師語錄

清 超遠說　性明編

海闊等錄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上堂
  - 小參
  - 早參
  - 晚參
  - 示眾
  - 入室
  - 勘驗
  - 拈古
  - 頌古
  - 讚
    - 佛讚
    - 觀音讚
    - 達磨讚
    - 浮山本師和尚真讚
    - 自讚
    - 戒月知藏請讚
    - 成拙侍者請讚
    - 華州西關眾居士請讚
  - 佛事
    - 為慧雲禪人入塔
    - 為電目禪人舉火
    - 為智溥禪人舉火
    - 入塔
    - 為見空禪人入塔
    - 為還聞禪人入塔
    - 為慧燈監院設供
    - 為萬明首座印宗書記對靈
    - 為種居士對靈
  - 雜著
    - 歸山歌
    - 歸山偈

        - 山居
        - 山中四威儀
        - 懷得戒元老和尚
        - 懷得法本師文老和尚
        - 述懷
        - 錫杖峰
        - 文殊石
        - 毘盧頂
        - 古蓮池
        - 舍利塔
        - 闔棋頌
        - 雲峰阻雨
        - 林間偶成
        - 禮祖塔
        - 出浮山
        - 採藥
        - 數珠
        - 心銘賦
        - 十二時歌
        - 竹篦頌
        - 三不是頌
        - 斬貓頌
        - 琢如意頌
        - 對聯
    - 行實
    - 塔銘
    - 臨入涅槃示眾法語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子肅禪師語錄序

深閱超方之作，一團祖佛真風，歷盡百若千辛，志秉掀天揭地。掃除知解，山精木魅魂亡；洞澈古今，鐵額銅頭膽喪。奪卻浮山拄杖，頓超從上綱宗；展開尊宿缽盂，納盡天涯風月。隨宜叢化，到處利生。若非乘願而來，怎到恁麼田地？如斯全機露布，教人焉忌舌頭？聊書數語跋之，難盡潑天之意。雖然，也不得錯過。

天臺鋷雲行者行鐸述

終南蟠龍子肅禪師語錄(全)

法弟性明編　侍者海闊等錄

上堂

康熙戊午冬，眾請開堂。師拈疏云：「看看，有眼者見，有耳者聞，既見既聞，且道是個什麼？若向者裏薦得，不用如何若何；其或未然，卻請維那宣過。」宣畢，師指法座云：「者個寶華王座，三世諸佛於此轉大法輪，六代祖師於此提持正眼，山僧今日又作麼生？」喝一喝云：「戴角披毛，牽犁拽耙。」遂陞座。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如天普蓋，如地普載，爇向爐中，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，惟願皇圖鞏固，帝道遐昌，佛日增輝，法輪常轉；此一瓣香，如日照晝，如月照夜，奉為滿朝文武諸大勳貴，惟願生生為朝廷柱石，世世作宗門外護；此一瓣香，昔年海內受盡風霜，參見數員尊宿，幾回死裏逃生，皮穿骨露，猶未勦絕，後到浮山，撞著個鐵面無私的老漢，被他一鎚粉碎，直得八面玲瓏，如今拈起也天旋地轉，放下也草偃風行，且道不拈不放又作麼生？」良久云：「天涯有水皆含月，大地無花不帶春，爇向爐中，供養前住浮山華嚴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文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就座。白椎畢，師云：「一鎚打就，一火鑄成，果是其人，出來相見。」僧問：「一鎚打就，一火鑄成，未審是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新出紅爐金彈子，簸破閻黎鐵面門。」進云：「即今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焦頭爛額也不知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蟠龍境？」師云：「草徑雲生千尺石，柴門雨灑萬年松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滿頭白髮鬈鬆聚，一頂袈裟撩亂披。」進云：「只如人境雙亡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云：「禮拜了退。」問：「圓通不開生藥鋪，單單只賣死貓頭，未審蟠龍賣箇什麼？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恁麼則不值半文錢。」師云：「痛癢也不識。」乃云：「金

鐘纔扣，佛祖魂驚；毒鼓一撾，天魔膽喪。伶俐衲僧纔聞舉著，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，便能一為無量、無量為一，小中現大、大中現小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，於一毫端現寶王剎。其或未然，與諸人打箇葛藤去也。」遂舉：「法燈和尚云：『山僧本欲深棲巖谷，隱遁過時，無柰清涼老人有箇未了的公案，今日出來為他了卻。』山僧亦欲如此，只為浮山老人有箇現成的公案，今日出來特為舉揚。大眾！且作麼生是現成的公案？」以拄杖拋向座前，云：「打鼓普請看。」結椎，下座。

上堂。僧問：「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，是箇什麼消息？」師云：「北斗面南看。」進云：「既是北斗，為甚面南看？」師云：「疑殺天下人。」進云：「疑則且止，今日陞堂有何祥瑞？」師云：「龍吟霧起，虎嘯風生。」乃云：「龍吟霧起，虎嘯風生，天曉不露，夜半正明。且道是箇什麼消息？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北斗面南看，日午打三更。」

臘八，上堂。僧問：「世尊睹明星悟道，未審悟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悟箇明星。」進云：「即今杲日當空，還有明星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在甚麼處？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恁麼則七縱八橫也。」師云：「卻被闍黎道著。」乃豎拄杖，云：「看看！釋迦世尊在山僧拄杖頭上說道：『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』山僧忍俊不禁，喝一喝，云：『住！住！直饒世尊未到雪山腳跟下，好與三十痛棒。』世尊見恁麼道，只得滿面慚惶，懨懨而去。大眾！且道向甚麼處去也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曉日爍開岩畔雪，朔風吹綻臘梅花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文殊是七佛之師，因甚出女子定不得？」師云：「笱。」進云：「罔明是初地菩薩，為什麼出得？」師云：「露。」進云：「只如未陞座前，請師道一句子。」師云：「老僧口門窄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風平浪靜雲歸去，月照寒江一色秋。」師云：「莫眼花。」乃云：「當機不昧，千眼頓開；知鑑洞明，十方普應。說甚文殊、罔明、女子入定？直饒瞿曇老漢也須喪身失命。且道利害在甚麼處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吽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云：「無影峰頭鐵龍戲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第二句？」師云：「石火光中著眼覷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第三句？」師云：「會得也是鬼家計。」進云：「三句外還有句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是什麼句？」師便打，乃云：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。」拈拄杖云：「者是山僧拄杖，法在甚麼處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三汲浪高魚化龍，癡人又戽夜塘水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，和尚還傳麼？」師云：「傳。」進云：「千聖不傳，和尚為什麼卻傳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是

千聖。」乃云：「有時把斷要津，三世諸佛口掛壁上；放開一線，狸奴白牯任意縱橫。不把不放一句子，盡大地人摸[打-丁+索]不著。蟠龍不惜眉毛，與諸人通個消息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解制，上堂。僧問：「十五日已前即不問，正當十五日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瑞雪滿空墜，銀花遍地生。」進云：「雪消後時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看腳下。」乃云：「千燈萬燈從一燈起，千法萬法從一法生。識得一燈，燈燈相照；識得一法，法法圓融。大眾！且作麼生是一法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八角磨盤空裏走，三腳驢子弄蹄行。」

懺期，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如來禪？」師云：「幡竿頭指天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祖師意？」師云：「金剛腳踏地。」進云：「學人更有一問。」師云：「三十棒自領出去。」問：「終日禮千佛，未審千佛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香煙堆裏露金容。」進云：「學人為甚麼不見？」師云：「穿過你鼻孔。」乃云：「佛真法身猶若虛空，應物現形如水中月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看看！過去諸佛、現在諸佛、未來諸佛，盡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寶光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於諸世界中吹大法螺、擊大法鼓、震大法雷、演大法義，直得情於無情，遇斯光者悉皆證得無上菩提。大眾！三世諸佛作此事已，還攝寶光走入山僧拂子裏去也。汝等諸人作麼生會？若道是拂子，又是三世諸佛；若道是三世諸佛，又是拂子。且道是箇什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且忌打瓦鑽龜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賓中賓？」師云：「滿面是埃塵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云：「開眼無處睹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師云：「青山覆白雲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師云：「大用沒佛祖。」進云：「不立賓主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云：「普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分事？」師云：「早不本分也。」進云：「那裏是不本分處？」師云：「轉見不堪。」乃云：「正令全提，十方坐斷，擬議思量，白雲片片。雖然本分家風，看來特殺冷淡，若要賓主和融，更須放開一線。大眾！且作麼生是一線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斷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世尊陞座拈花示眾，和尚陞座示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有條攀條，無條攀例。」進云：「和尚試攀看。」師便打，進云：「恁麼則蟠龍峰頂祥雲起，萬里終南瑞氣生。」師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爛麻索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祖？」師云：「破草鞋。」進云：「佛祖向上還有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是什麼事？」師便打，進云：「者猶是佛祖邊事，如何是佛祖向上事？」師又打，僧擬議，師連棒打退，乃豎拄杖云：「看看！盡不可說不可說，微塵諸佛總變作山僧拄杖子，

向四天下走了一遭，汝等諸人還夢見麼？咄！三生六十劫。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結制，上堂。僧問：「新開爐韝，作家鉗鎚，佛祖到來，如何鍛鍊？」師云：「一鎚粉碎。」進云：「過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在犯不容。」問：「一言截斷，千聖消聲，如何是一言？」師云：「錯過了。」進云：「一劍當頭，橫屍萬野，如何是一劍？」師云：「者沒頭漢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擬議不得也。」師云：「自知較一半。」乃云：「結卻布袋頭，大地一時收，急得老溈山，放出水牯牛，驀地吼一聲：『咄！』嚇殺靈山會上一個老比丘。忽有個衲僧出來道：『蟠龍今日結制說話，全無來由。』且道作麼生與他秖對？」擲拂子，云：「休。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冷。」進云：「飲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噎殺閻黎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金剛寶劍？」師云：「殺人見血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踞地獅子？」師云：「野犴潛蹤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探竿影草？」師云：「驗出你骨髓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？」師便喝。進云：「落在甚麼處？」師便打。乃云：「不是目前法，亦非心外機，直下絕籮籠，當陽無向背。」驀舉拄杖云：「還見麼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還聞麼？咄！若將眼聽終難會，耳處聞聲方始知。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」師云：「倒吸龍池水，橫吞浮山雲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浮山雲？」師云：「過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龍池水？」師云：「流。」進云：「未審流向甚麼處去？」師便打，乃云：「倒吸龍池水，橫吞浮山雲。流向甚處去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一棒一條痕。」
經期，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十方同聚會？」師云：「大家在者裏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個個學無為？」師云：「頭頂天，腳踏地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選佛場？」師云：「覿面露堂堂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心空及第歸？」師云：「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」乃云：「毘盧藏中一微塵裏有大經卷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悉盡無餘。大眾且道：此大經卷即今在甚麼處？莫是在毘盧藏中一微塵裏麼？且莫錯會好。莫是在大匱小匱、黃卷赤軸裏麼？且麼錯會好。到者裏還有知落處者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填溝塞壑無人會，雨過夜塘秋水深。」
祈雨，上堂。僧問：「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人，即今久多時，雨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打濕鼻孔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通身泥水。」乃拈拄杖，云：「看看！拄杖子飛入大海，磕著娑竭龍王心地，萬里青天三十棒，甘雨淋淋，大地山河沾恩有分，百穀苗稼增

長如雲。大眾！且道拄杖子有什麼長處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好雨，好雨。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毛吞巨海，芥納須彌，為是神通妙用？法爾然？」師云：「也不是神通妙用，也不是法爾如然。」進云：「畢竟承誰恩力？」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金剛不壞身？」師云：「倒也，倒也。」進云：「既是金剛不壞身，為什麼卻倒也？」師云：「你不妨伶俐。」乃云：「盡微塵世界是箇金剛正體，淨裸裸，絕承當；赤洒洒，無空闕。如天地蓋載，如日月照臨，無一處不遍，無一處不周。塵塵剎剎，八面玲瓏；物物頭頭，十方通暢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，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，腹中現百億閻浮提，室內湧三千獅子座，七縱八橫，無可不可。雖然如是，檢點將來，猶是無風匝匝之波。只如萬機休罷，一句無私，作麼生道？」擲拂子，云：「千峰勢到嶽邊心，萬派聲歸海上消。」
解制，上堂。僧問：「解開布袋頭，放出水牯牛，如何是水牯牛？」師云：「蹄角未崢嶸，莫向外邊走。」進云：「未審如何看守？」師云：「饑時喫草，渴時飲水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切忌犯人苗稼。」問：「德山托缽下法堂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禍事，禍事。」進云：「低頭歸方丈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爛泥裏有刺。」進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只得三年活。果三年而沒，還端諦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真語者，實語者。」進云：「為甚麼如此靈驗？」師云：「舌頭有骨。」乃云：「十月十五日結，拈棒打落天邊月；正月十五日解，翻身踏破香水海。一任你東行西行、賤賣貴買，蟠龍只管坐看華州清風下載。何故聾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得能莫教忘，知過必須改。」

小參

師誕日，謝眾，小參。僧問：「世尊降生，九龍吐水，和尚千秋有何祥瑞？」師云：「天際峰頭白浪湧，移山潭底火星飛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紅爐爆出金彈子，大家齊賀萬年新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萬年新？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早是舊的也。」乃云：「今日有勞大眾思量，無可酬報，聊借雲門餅、趙州茶與諸人療饑心渴去也。」以拄杖右邊卓一下，云：「者是雲門餅。」左邊卓一下，云：「者是趙州茶。」中間卓一下，云：「者箇是什麼？」擲拄杖，云：「莫怪山僧慳吝。」
小參。僧問：「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億。如何是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。」進云：「不是。」師云：「華嚴海會佛菩薩。」僧擬議，師便打，乃云：「一處明去，千處萬

處，處處光輝；一句透脫，千句萬句，句句貫通。眾中還有透脫者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不是龍門客，從勞遭點額。」

冬至，小參。「當陽直截，不立階級；覿面一著，人人具足。所以道：衲僧家頂額上日日一陽來復，腳跟下時時萬彙發生。南頭買貴、北頭賣賤，無非本地風光；東家晏坐、西家嘶鬧，總是毘盧心印。雖然如是，三家村裏說老婆禪即不無，若是衲僧，汗臭氣未敢相許在。大眾！且作麼生是衲僧的汗臭氣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等閒撥轉關捩子，從教枯木百花生。」

小參。僧問：「黃金為世界，白銀為壁落，是什麼人境界？」師云：「東村寥鬍子。」進云：「更有一人居何國土？」師云：「三門前，佛殿後。」乃云：「三門前，佛殿後，觸著墐著無人搆，驀地相逢寥鬍子，合掌當腦持神咒。大眾！且道是什麼神咒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咄！」

小參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薦取，薦取。」進云：「畢竟在甚麼處？」師便打，進云：「恁麼則棒頭有眼明如日，要識真金火裏看。」師云：「真金在甚麼處？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白銅假銀說什麼真金？」乃云：「此之一法，在天同天、在地同地、在僧同僧、在俗同俗，且道在拂子頭上又作麼生？」擊禪床，云：「無限野雲風捲盡，一輪佛日掛中天。」

小參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第一玄？」師云：「虛空駕鐵舡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第二玄？」師云：「火裏種白蓮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第三玄？」師云：「長伸兩腳眠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第一要？」師云：「露柱呵呵笑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第二要？」師云：「句句拈來妙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第三要？」師云：「千差都一照。」進云：「三玄三要承師指，覿面一機請師道。」師便打，乃云：「我本無心有所希求，今此寶藏自然而至。大眾！左是廚庫、右是僧堂、前是山門、後是佛殿，且道寶藏在什麼處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身在海中休覓水，日行山嶺莫尋山。」

春日，小參。僧問：「新春一至，百草皆生，如何是如如不動的消息？」師云：「動也，動也。」進云：「既是如如，為什麼卻動也？」師云：「喚作如如，早是動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無相法身？」師云：「禮拜了，向你道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獅子咬人，韓盧逐塊。」乃云：「古人道：『舊臘昨朝送，新春今日迎，九天騰瑞氣，萬國靄歡聲。』蟠龍又且不然，舊臘阿誰送？新春那個迎？山僧拄杖子，無舊亦無新，且道與古人是同？是別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」

小參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親切一句？」師云：「直下薦取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家家門首長安道，處處窟中獅子兒。」師云：「那箇

是你獅子兒？」僧喝，師云：「蝦蟆叫。」乃云：「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，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」驀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者是山僧拄杖子，那箇是法王身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劍去久矣，從勞刻舟。」

解制，小參。師云：「今朝正月十五，衲子心雄似虎，芒鞋足下生風，拄杖手中作舞，直饒參遍諸方，也要惡心嘔吐，不如當下知非，免得途中辛苦。山僧靜坐蟠龍，不用敲鐘擂鼓，千峰豈礙雲遊？一任交參佛祖，從來慣性天生，不會東裁西補，直將皓月臨空，印破三千國土。惟有末後一句，山僧久病力微，不惟舌頭太短，一且齒不關風，不能道得。幸有拄杖子在，未免差他出來與你諸兄通箇消息，切忌當面錯過。」遂拈拄杖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智子方知燈是火，癡兒猶向外邊求。」

七月十五為諸佛菩薩開光，小參。師拈拄杖云：「主賓相聚義無窮，鐵壁銀山一線通，何處是渠真面目？秋風昨夜到梧桐。恁麼恁麼，文殊出現；不恁麼不恁麼，普賢光臨。師子子須師子吼，象王王是象王行。正恁麼時，直得法寶歸如意、禪朋到善財，淨裸裸、赤灑灑，無一塵不歸華藏、無一物不轉法輪。且道毘盧世尊位居何所？」遂卓杖云：「但願諸公開正眼，人人都在佛光中。」

修造圓成，開光，小參。師豎拂子，云：「看看！大眾會麼？只遮一法，山僧始自一十八歲痛念生死，參尋知識，為法忘軀，數十年間皮穿骨露，由是雪裏生煙、冷灰豆爆，未免驚天動地、鬼哭神號。如今恁麼也得、不恁麼也得、恁麼不恁麼總得，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、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，小中現大、大中現小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，於一毛頭現寶王剎，無可、無不可。雖然恁麼，蒙諸檀越供給護持，所以山中事事圓成、般般如意。山僧無可報得，命諸衲子撾塗毒鼓、扣紫金鐘、升曲彔木床，發揮本地風光，但拈一瓣古柏根香供養十方常住三寶，惟願善信檀越與我山僧世世生生同遊華藏、共造慈航。且遂心慶讚一句作麼生道？處處總成華藏界，門門都是善財家。更有一偈舉似大眾：掃灑蟠龍事已週，一盂高掛萬雲頭，檀那自有無邊福，果滿功成得便休。」拽杖，下座。

元旦。「新年佛法事如常，鐘鼓交參見法王。至祝金輪呈瑞相，虔誠奉獻一爐香。」

元霄。「上元佳節月輪光，印破虛空到法堂。瞬目大千遮不住，千燈續燄一爐香。」

祈雨，小參。師云：「東西南北水茫茫，無角鐵牛入海藏，千手大悲尋不見，蓋天蓋地灑瓊漿。記得古人道：『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』山僧又

且不然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拄杖子作略如龍，通身慶快，變化無窮，飛入四海，驀地乾坤失色，即然宇宙魂驚，震地洪波浩渺，威雄白浪滔天，直得華嚴會上諸大龍王雨汗通身，歸投正覺，率諸眷屬發菩提心，萬里青天三十棒，霄雨淋淋。大眾！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？」以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惟憑此滴曹溪水，普潤乾坤報佛恩。」

祈雪，小參。「新年頭，行新令，衲子們，著眼聽。震法雷，鳴法鼓，佈慈雲，灑甘露，且道明甚麼邊事？」遂揮拂子，云：「恁麼恁麼，春有百花秋有月；不恁麼不恁麼，夏有涼風冬有雪。恁麼也得，山僧百事不千懷，惟憶平鋪三尺雪；恁麼不恁麼總得，山川大地王乾坤，萬億國中增瑞色，人間天上和風喜月，剎剎塵塵皇王厚德，五湖四海流通正脈，願速垂慈，霈霖普澤。且道慶快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龍得水時添意氣，虎逢山勢長威獰。」

早參

早參。僧問：「不用棒喝交參，請師道一句看。」師云：「高聲問將來。」僧又問，師云：「虛生浪死漢。」乃云：「蟠龍一句子，開口早不便，更擬問如何，虛生浪死漢？」

早參。僧問：「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未審是什麼物？」師云：「千年無影樹，今時莫底靴。」進云：「向上還有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師云：「留口喫飯好。」乃豎拄杖，云：「若喚作拄杖，又道不逐四時凋；若不喚作拄杖，又道能為萬象主。且道畢竟喚作什麼？若向者裏會得，蟠龍兩手分付；其或未然……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有時拈在孤峰頂，劃斷天雲不放高。」打五，早參，僧問：「承師有言：『蟠龍一句子，開口早不便。』只如不開口時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切忌坐在無事甲裏。」進云：「過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死水不藏龍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活水龍？」師便打，云：「皈依佛法。」僧乃云：「蟠龍今朝打五，衲子如龍如虎，人人眼蓋乾坤，個個口吞佛祖，三千里外知音，萬仞峰頭毒鼓，直到恁麼田地，看來猶是莽鹵。且出格一句作麼生道？咄！絕後再甦無一法，臨機不用千鈞弩。」

冬至，早參。「丈室逍然四壁空，單丁獨處鎮千峰，宴坐崖亭無一事，那分春夏與秋冬？」

元旦早參。師拈拄杖云：「今朝元旦辰，拄杖不容情，殺活憑誰力，敲開鐵石心，主賓無二見，瑞雪白如銀，更覺西來意，一棒一條痕。」喝一喝云：「山中佛法常如舊，雲外逢人盡謁新。」

解制，早參。師拈拂子，云：「今朝正月半，燈月沖霄漢，祥光燦太虛，雲霧都消散，深山空谷中，擊目生涯淡。破衲道人家，苦菜黃薑飯，喫則從君喫，不喫不相賺，佛法西來意，松枯石頭爛。解制一句作麼生道？」迺揮拂子，云：「露柱燈籠瀟灑去，孤鴻野鶴跨雲來。」

結夏早參。師拈拄杖云：「只遮一法，無冬無夏，無聖無凡，天地以之運轉，萬物以之發生，山僧以之統眾，衲子以之奮志。果是其人，發揮本有身心，安居平等實際。結夏一句作麼生道？」遂卓杖云：「運水搬柴無一事，頭頭總是舊家山。」

解夏，早參。師云：「今日山中解夏，衲子逍然造化，芒鞋竹杖隨身，各有師王獨跨。直饒參遍諸方，未免返成話杷，爭如徹底掀翻，慶快通身放下？終南古柏常青，霜雪都來不怕，從教地老天荒，滯貨遼天索價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大眾！會麼？只遮一法，世尊不說說，迦葉不聞聞，打開關捩子，親見本來人。」拈拄杖，喝一喝，云：「誰知桂轂千年魄？妙作空輪一點秋，布袋頭開無內外，從教去住自優游。更有一偈舉似大眾：自是蟠龍一夏週，那知葉落更驚秋？何如宴坐磐陀石，免得區區向外求？」

晚參

解五，晚參。僧問：「取不得，捨不得，不可得中只麼得，未審得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拄杖子。」進云：「拄杖子在甚麼處？」師便喝，僧亦喝，師云：「你一喝，我一喝，落在甚麼處？」僧云：「老老大大，落處也不識。」師云：「老僧住持事繁。」乃云：「今夜蟠龍打五終，一堂鐵漢振綱宗，拈起衲僧拄杖子，人間天上血通紅。且作麼生是衲僧拄杖子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劈開華嶽連天秀，放出黃河澈底清。」

晚參，僧問：「開口道著，舉步踏著，學人為什麼不會？」師云：「怪得阿誰？」進云：「和尚豈無方便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是什麼方便？」師便打，進云：「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卻是你道得好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會麼？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會取不會的。」乃云：「動則當處生苗，不動則埋身千丈，直饒坐斷兩頭，頂門猶欠一棒。到者裏，還有知蟠龍為人處麼？」以拄杖旋風打散，歸方丈。

晚參。僧問：「不厭生死，不樂涅槃，是什麼人境界？」師云：「釣魚船上謝三郎。」進云：「未審他有什麼長處？」師云：「任從蒼海變，終不與君通。」進云：「低聲著。」師云：「老僧向你道什麼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打，云：「未夢見在。」乃云：「諸佛不

出世，人人鼻孔遼天；祖師不西來，個個腳跟點地。生死涅槃，真如佛性，麻三斤、乾屎橛甚麼得來？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，盡乾坤大地一時瓦解冰消；其或未然，今夜放開一線，貴圖大家知有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諸佛出世也。」又喝一喝，云：「祖師西來也。」又喝一喝，云：「麻三斤、乾屎橛一時向者裏薦取。」

起七，晚參。師云：「普天普地起霜風，惟此蟠龍萬樹松，即日開爐烹佛祖，從教鐵漢也心空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各請歸堂去，竭力振綱宗。」

除夕，晚參。「蟠龍除夕異諸方，冷淡家風驀面霜，更有一般真受用，滿堂清眾一爐香。」

示眾

示眾。「古人道：『一喝分賓主，照用一時行，會得箇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』大眾！既是日午，為什麼卻打三更？若向者裏會得，三世諸佛於中成道，歷代祖師於中利生，神通變化於中流出，大地山河於中發現；其或未然，按下雲頭，高掛缽囊，三條椽下，七尺單前，一念相應，十方坐斷。眾中莫有恁麼衲僧麼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敵勝還他獅子兒，出群須是英靈漢。」

示眾。「剃髮著袈裟，宜應行聖道，自餘間雜事，俱為生死因。大眾。念佛持咒是閒雜事，禮拜焚香是閒雜事，著衣持缽是閒雜事，陞堂說法是閒雜事，且作麼生是聖道鄣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臨岩看澀眼，特地一場愁。」

示眾。「奉黃蘗和尚云：『預前若不打澈，臘月三十日到來，管取你熱亂。萬般事須是閒時辦下，忙時得用，多少省力？莫待臨渴掘井，如落湯螃蟹一般，未免手忙腳亂去也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人者般說話，可為婆心至切、為子情深。汝等諸人皮下還有血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平生肝膽向人吐，相識猶如不相識。」

打七，示眾。「入山不畏虎兕者，樵子之勇也；下海不避蛟龍者，漁夫之勇也；臨敵視死如生者，將軍之勇也。作麼生是衲僧的勇處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迅雷轟宇宙，石火迸青天。」

除夕示眾。舉：「北禪和尚云：『今朝年窮歲盡，無可與諸人分歲，但烹一頭露地白牛、炊黍米飯、煮野菜根，大家喫了唱村田樂，免得倚他門戶傍他牆，致使時人喚作郎。』蟠龍今夜又且不然，若烹露地白牛、炊黍米飯、煮野菜根，只恐味長知者少；唱村田樂，猶怕音高和者稀。且道：畢竟以何物分歲鄣？」豎拂子，云：「山僧拂子頭邊意，取之無盡用無窮。」

師誕日，示眾。「今年五十六，光陰如箭速，人前百不會，退守三問屋，半偈猶未周，全身成病骨。逐日臥禪床，長年不禮佛，有時呵呵笑，看來卻成哭。大眾！既是呵呵笑，為什麼卻成哭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只者些兒淆訛處，山僧千足與萬足。」

戒期，示眾。喝一喝，云：「戒也，定也，慧也，還有人薦得麼？若向者裏薦得，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以至無量無邊三昧只在一毛頭上；若薦不得，且向衣缽裏薦取好。」

眾建丈室，請師。師就座，示眾。「昔年虎穴，今日龍宮，慈雲普覆，法雨均濛，雷鳴宇宙，電掣西東。正恁麼時，直得三世諸佛讚嘆，歷代祖師證明。大眾！且道證明箇什麼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多謝諸公齊著力，祖庭光彩一時興。」

打三，示眾。「若要漆桶徹，急著眼睛看，如煮木札羹，如炊鐵釘飯，但辦箇肯心，畢竟不相賺。且道以何為驗？」豎拂子，云：「千古意分明，一堂風冷淡。」

解三，示眾。「適間黃蘗老人拖泥帶水、牽犁拽耙，向淨瓶裏出來高聲說偈云：『塵勞迴脫事非常，緊把繩頭做一場，不是一番寒澈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？』被山僧驀面一唾，走入諸人鼻孔裏去也。還有人信得及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早知鬼便是人做，夜半三更也好行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照顧鼻孔。」

二月十九示眾。師豎拂子云：「今朝二月十九，衲子攜瓶折柳，禪河波浪翻騰，法海潮音震吼，聲聞三界人天，萬億國中稽首，從教雲水滔滔，一任鳥飛兔走，善財無處參尋，龍女南看北斗，蟠龍宴坐，觀音正令全提在手，且應機接物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乃揮拂子云：「翠柳拂開金世界，青山湧出璧樓臺。」

四月八日，示眾。師云：「大眾會麼？今日是我釋迦世尊降誕良辰，所以拈柏子香、然松明炬、誦薩怛多、運無作力，不為報德酬恩，聊表寸心而已。大眾還知世尊安身立命處麼？」遂舉拂子，云：「大眾看看！悉達太子在山僧拂子頭上降生，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云：『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』被山僧頂門一棒，走入微塵裏去也。眾中還有破塵見佛者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無限野雲風捲盡，一輪佛日掛中天。」

解夏，示眾。師拈拄杖，云：「結夏也是遮箇，解夏也是遮箇，不解不結是箇甚麼？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一動一靜、一語一默，無非本地風光，真實受用，色色總現成。不信，且行腳，待你行到路途窮、雲水空，布衫穿、草鞋薄，那時驀鼻拽迴頭，始信從前自耽閣。休耽閣，須直索，信手拈來，玲瓏活潑，妙用神機，全身作略。阿呵呵，還會麼？秋風昨夜到柴門，萬里青山黃葉落，惟有山僧拄杖子，長年靠在禪床角，纖毫觸著血通紅，慣性天生非造作。

更有一偈舉似大眾：暑往寒來春復秋，急須按下萬雲頭，今朝不了何時了？此日不休何日休？諸兄本有沖天志，何故騎牛又覓牛？」
示眾。「柱杖無情似鐵牛，毫端觸著不輕酬，忽雷驀震乾坤動，直得通身血迸流。」
誕日，示眾。「山僧五十七，通身渾是疾，無法報檀那，一箇波羅密。」
示眾。師云：「山僧自到秦川二十餘年，有箇相知，且道是誰鄴？」乃豎拂子，云：「千聖尚然無覓處，造次凡流豈可知？」
解七，示眾。師豎拂子，云：「今日蟠龍打七終，一團佳氣喜重重，果是吾門真衲子，必當竭力振綱宗。此事且止，末後一句作麼生道？(咄)！但得禹王些子力，萬水千山一貫通。」
示僧二十。師云：「二十年前誰是汝？倏忽今朝到廿旬，顏貌不同初十歲，切須憂道莫憂貧。」
示念佛。師云：「念佛休疑是阿誰？美人斜插一枝梅，分明道破無人會，急得泥牛吼似雷。」
誕日示眾。師云：「山僧五十八，光景虛拋撒，逐日枕雲眠，空空無一法。散步若行雲，跏趺如石塔，客問西來意，惟訓山路滑。有時赤足行，有時著布襪，有時肚量寬，有時胸臆狹，有時似慈悲，有時怪惡辣，疾病有千般，觸著一時發。阿呵呵！百尺冷門庭，鑄面王菩薩。」
冬至示眾。師云：「一九一陽生，古語到如今，面南看北斗，日午打三更，陰向鼻中沒，陽從眼裏生，會得箇中意，金身草一莖。」
除夕，示眾。師拈如意擊禪床，云：「今朝年月盡，諸兄著眼聽，光景疾如風，死生誰敢定？明日又新正，宜當自發奮，既作出家兒，那分利與鈍？抖擻舊精神，提起降魔刃，佛祖出頭來，也要他乞命，天上與人間，何妨行正令？」復擊一下，云：「且待明晨，恭惟祝聖。」
示戒月知藏師。云：「休去，歇去，換骨洗腸去，整舊如新去，一坐萬年去，古廟裏香爐去，冷冰冰的去，枯木寒灰去，千了百當去，月映樓臺去，夜靜鐘聲去。不見古人道：『牽牛向溪東邊牧，未免犯他官家水草；牽牛向溪西邊牧，亦未免犯他官家水草。不如隨分納些些，有何不可？』且道：如何是隨分納些些的道理鄴？」遂拈如意，云：「兩頭都坐斷，凡聖一齊休，依依如有主，法法自優游。還委悉麼？更有無私句，牢看水牯牛。」
誕日示眾。「山僧五十九，道行全無有。一味惡纏，鎚烹佛祖。毒氣滿乾坤，聞風顛倒走。眼底不容情，雄心壯如斗。(咦！)冷坐終南山，吹毛恒在手。」

入室

解夏，入室。師拈拄杖，云：「一二三四五，秋風雄似虎；五四三二一，光陰如箭疾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識得遮些兒，萬事從教畢。諸禪德！畢不畢？且聽蟠龍老，雲山吹鐵笛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切忌當面錯過。」

結冬，入室：「參禪須是鐵漢，著手心頭便判，直取無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且道：趙州柏樹子、雲門乾屎橛、洞山麻三斤、南泉三不是，各人本分事，畢竟是何消息？」以如意擊禪床，云：「一火鑄成金彈子，團圞都不費鉗錘。」

起五，入室。師舉拂子云：「若論此事，在眼能見，在耳能聞，在口能說，在足能行，人人本具，箇箇圓成，伶俐衲僧纔聞舉著，如龍得水，似虎靠山，各展威雄。雖然恁麼，古人有云：『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？』經云：『譬如有人渴乏須水，於彼高原穿鑿求之，猶見乾土，知水必遠，施功不已，轉見濕土，遂漸至泥。』眾中還有得水者麼？」乃揮拂子云：「須知此滴師王乳，蓋天蓋地灑醍醐。」

解五，入室。「今日蟠龍打五終，一條血棒照天紅，露柱子通身慶快，燈籠兒驀地心空，果是吾當家種草，自然的謹始誠終。且道的當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雪後始知松柏操，事難方見丈夫心。」

勘驗
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南京來。」師云：「南京在甚麼處？」僧云：「和尚豈可不知？」師云：「也須問過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喫茶去。」
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河南風穴來。」師云：「還見昭祖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曾見。」師云：「汝不從風穴來。」
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麼來？」僧云：「五臺來。」師云：「還見文殊麼？」僧云：「見。」師云：「有見見？無見見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打，云：「脫空謾語漢。」
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興善來。」師云：「和尚有何言句？」僧便喝。師云：「者一喝是你的？是和尚的？」僧云：「豈有兩個？」師云：「早是三個了。」僧云：「過在甚麼處？」師便打，云：「你且喫棒，我要話行。」
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靈感來。」師豎如意云：「靈感還有者個麼？」僧云：「無。」師云：「和尚將何示人？」僧

云：「拄杖。」師云：「柱杖與如意是同是別？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靈感和尚被汝鈍置殺也。」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薦福來。」師云：「和尚有何言句？」僧云：「莫謗和尚好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謗他？」僧云：「那裏是學人謗處？」師便打，云：「快求懺悔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雪上加霜。」
師落堂，僧問：「如何是我本來面目？」師便掌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曾。」師云：「痛癢也不識。」
僧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師云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還我話頭來。」僧擬議，師便掌。
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香板長三尺。」僧云：「會也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香板長三尺。」師笑云：「向你道長一丈，你又作麼生會？」僧無語，師便打，云：「驢年夢見在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我無位真人？」師云：「錯過了。」僧云：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紅爐焰上雪花飛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騎牛覓牛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常在者裏。」師云：「在甚麼處？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走卻了也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師云：「乾屎橛。」僧云：「既是清淨法身，為什麼卻成乾屎橛？」師云：「你不妨疑著。」
僧問：「死了、燒了，主人公在甚麼處？」師便打。僧云：「死了、燒了，打箇什麼？」師又打，僧有省。師云：「還我主人公來。」僧云：「猶嫌少在。」師云：「今日打著半箇。」
師在七堂考工，問僧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？」僧云：「明日向和尚道。」師便打，云：「是賞？是罰？」僧云：「賞罰分明。」師云：「那裏學得來？」僧云：「不勞和尚證明。」師又打，云：「還得一半飯錢。」
問僧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僧喝，師云：「除者一喝又作麼生？」僧又喝，師打云：「擔板漢！」
問僧：「那箇是你本來面目？」僧喝，師云：「者一喝落在甚麼處？」僧云：「低聲著。」師便打。
問僧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是個什麼？」僧云：「更是個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不是者個道理。」僧云：「畢竟是個什麼？」師便打，云：「一釣便上。」
問僧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僧云：「今日三十，明日初一。」師云：「我道今日初一，明日三十。」僧云：「一任和尚自在。」師便打。

問僧：「那個是你本分事？」僧云：「早晨喫白粥，至晚又覺饑。」師云：「喫粥即不無，你本分事未夢見在。」

師行路次，見僧抽解，便問：「既是清淨法身，為甚麼撒屎撒尿？」僧云：「通身手眼。」師云：「死了燒了，眼在甚麼處？」僧云：「瞎。」師云：「瞎。」僧云：「瞎！瞎！」師便打一掌，云：「者個師僧卻也有些臭氣。」

師因頭痛，問侍者云：「老僧頭痛不徹，還有人替得麼？」者云：「某甲替得。」師云：「你作麼生替？」者以手抱頭云：「痛殺也。」師云：「也只替得一半。」者云：「那一半須是和尚自受始得。」師云：「為什麼替那一半不得？」者云：「和尚病入膏肓，教某甲如何替得？」師便笑云：「恁麼則老僧頭不痛也。」

拈古

世尊初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「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」後雲門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

世尊大似井底蝦蟆[跳-兆+孛]跳不出，雲門固是好手，也是賊過後張弓。當時蟠龍若在，但問他：「未出母胎一句子，速道速道。」任他口似血盆，管取瓦解冰消。

世尊於正覺山前，臘月八日睹明星，忽然大悟，乃云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」

盡謂世尊睹明星悟道，殊不知被明星換卻眼睛不少。蟠龍恁麼道，還有不甘的麼？出來與世尊作主。

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時百萬人天悉皆默然，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

世尊拈花，老不歇心；迦葉微笑，口是禍門。仔細檢點將來，每人三十烏藤。何故讐？免得殃及兒孫。

世尊因自恣日，文殊三處過夏。迦葉欲白椎擯出，纔拈椎，迺見百千萬億文殊。迦葉盡其神力，椎不能舉。世尊云：「汝擬擯那箇文殊？」迦葉無對。

我若作迦葉，待世尊道：「汝擬擯那箇文殊？」正好利聲一椎，不惟百千萬億文殊無容身之處，且免千古之下遭人撿點。

文殊師利一日令善財採藥，云：「是藥者，採將來。」善財遍睹大地，無不是藥，卻來白云：「無不是者。」殊云：「是藥

者，採將來。」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殊，殊接得，示眾云：「此藥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」

大小文殊瞞善財即得，若是蟠龍待道，能殺人亦能活人，但云面皮厚多少，看他作何去就。

僧問趙州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州云：「我在青州做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」

趙州老漢被者僧一問，直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若不是青州布衫，未免一場懨懶。

僧問趙州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州云：「無。」又一僧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州云：「有。」

說有說無，摠須喫棒有分。

僧問夾山：「如何是夾山境？」山云：「猿抱子歸青嶂裏，鳥啣花落碧岩前。」後法眼云：「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。」

直饒不作境話會，也未敢相許在。

僧問馬祖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祖云：「即心是佛。」

大小馬祖，好與三十痛棒。何故？不可認奴作娘。

陸亙大夫問南泉：「弟子家中有一片石，也曾坐，也曾臥，如今欲鐫作佛，得麼？」泉云：「得，得。」亙云：「莫不得麼？」泉云：「不得，不得。」

南泉老漢隨人起倒，若問蟠龍，但云：「得不得即且心，你喚什麼作佛？」他若擬議，劈面一掌，免向得與不得處卜度。

雪竇示眾云：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徑寸璧，中有四箇字，字字無人識。」佛鑑云：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徑寸璧，中有四箇字，不必重拈出。」高峰云：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徑寸璧，中有四箇字，字字無平仄。」

拈卻四箇字又作麼生？雖然，且放過一著，蟠龍今日也要與三大老相見。客從遠方來，遺我徑寸璧，中有四箇字，且莫作字會。既不作字會，又作甚麼會？咄！

頌古

世尊初生。

胞胎纔出便稱尊，指天指地弄精魂，不得雲門行正令，至今千古累兒孫。

世尊睹明星悟道。

六年苦行皎如冰，正覺山前失眼睛，一切眾生原是佛，何須夜半睹明星。

世尊在忉利天，為母說法。優填王思佛，命匠雕栴檀像。及至世尊下來，像亦出迎。

天上人間事若何？幾回明月照婆娑，栴檀寶像親臨步。咄！且道其中別有麼？

世尊三嗔三應，乃云：「無為真佛，實在我身。」大潙智云：「世尊為誰家分上事？」乃喝一喝云：「汝等切忌認著昭昭靈靈。」

真佛無為在我身，莫將黃葉當成金，如今四海茫茫者，未免從他認識神。

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，至塚間見五髑髏，乃敲一問耆婆云：「生何道？」曰：「人道。」又敲一云：「生何道？」曰：「天道。」又敲一云：「生何道？」耆罔知生處。

瞿曇一擊普應知，甘露門開法味施，惟有耆婆無耳竅，髑髏穿過也如痴。

世尊因廣額屠兒日殺千羊，一日至世尊前，颺下屠刀云：「我是千佛一數。」世尊云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昔日屠兒今日佛，佛與屠兒似何物？咄！饑時喫飯困時眠，六六原來三十六。

世尊臨入涅槃，文殊請佛再轉法輪。世尊云：「咄！吾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，汝請再轉法輪，是吾曾轉法輪耶？」

四十九年無一字，葛藤如許成何事？是吾曾轉法輪也，分付禪流休造次。

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，見一女子近佛坐，入於三昧。文殊白佛：「云何此女得近佛坐？」佛告文殊：「汝但覺此女，令從三昧起，汝自問之。」文殊繞女子三匝，鳴指一下，乃托上梵天，盡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世尊云：「假使百千文殊，亦出此女子定不得。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，有罔明菩薩，能出此女子定。」須臾，罔明從地湧出作禮。世尊敕罔明出此女定。罔明至女子前，鳴指一下，女子於是從定而出。

出得出不得，權柄在阿誰？會施黑豆法，便解白拈賊。

殃崛摩羅尊者，因持缽入城，至一長者家，值其婦產難，子母未分。長者云：「瞿曇弟子，汝為至聖，當有何法，能免產難？」殃崛曰：「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當去問佛，卻來相報。」遽返白佛，具陳上事。佛告曰：「汝速去報言：『我自從賢聖法來，未曾殺生。』」殃崛往告，其婦人聞之，當時分娩。

婦聞當時娩產難，暗把金針穿玉線，可憐無限杜禪和，往往隨人腳跟轉。

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，泉遇之，白眾曰：「道得即救取貓兒，道不得即斬卻也。」眾無對，泉便斬之。趙州自外歸，泉舉前語示之，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，泉曰：「汝適來若在，即救得貓兒也。」

當日斬貓意最親，幾多瞎漢不知音，直饒趙州頂鞋去，猶負南泉一片心。

南泉示眾云：「三世諸佛不知有，狸奴白牯卻知有。」

狸奴白牯卻知有，戴角披毛隨類走，驀然撞著老瞿曇，看來卻是子胡狗。

僧請益無夢無想主人公，師遂頌出。

無夢無想主人公，捏碎虛空掌握中，若問其中端的意，三更杲日一輪紅。

讚

佛讚

栴檀瑞像豈尋常，鼻孔深藏師子王，今日親臨彌勒閣，無邊剎土一毫光。

觀音讚

紺目慈容，婆心普照。悲願弘深，千形異類。導引蒼生，成斯曲調。上大人，休賣俏，手裏金鱗通身跳。(咦！)龍女兒方行，善財子來到。

達磨讚

遮箇胡僧，兩眼睜睜，九年面壁，賺殺兒孫。(咄！)神光斷臂安心後，直至如今續祖燈。

浮山本師和尚真讚

遮老和尚倒拈拄杖，呵風棒雨，佛祖膽喪。(咦！)未展開時如薦得，萬里青天三十棒。

自讚

遮箇惡禿，天生悖物。衲子之冤，口甜心毒。敗壞宗乘，傷人眼目。活噉乾坤，生吞祖佛。箇是阿誰？山南子肅。遮漢之真，通身是假。坐斷終南，如聾如啞。手裏烏藤，魔佛俱打。得人一牛，還人一馬。莫謂無人，相逢者寡。(咦！)正令全提，可知禮也。
謂是蟠龍，本無此相；謂非蟠龍，即有此相。(咄！)莫把是非來辯我，生涯只在千峰上。

戒月知藏請讚

咄哉悖賊，偷心莫測，手裏烏藤，觸他不得。棒雨呵風，乾坤失色，正令全提，澄澄寂默。(咦！)洗清天地一林霜，印破虛空千丈月。

成拙侍者請讚

縛肚非干篾，明心不用燈，蟠龍無別法，一棒一條痕。(咦！)痛處翻身如薦得，信手拈來總是春。

華州西關眾居士請讚

潼關之西，終南之北，少華之間，通身漏洩。暑退涼初，碧流秋月，遮漢荒疏，天生愚拙。諸善友！聽予說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肚裏空空，虛無一物。一條官路直如弦，更問如何遭一摑？(咦)！沉沉冷坐鎮千峰，七尺烏藤掌握中，魔佛到來成兩段，虛空粉碎血通紅。」
咄哉俗漢，阿誰喜見？稚子描來，神頭鬼面。秉佛祖機，握吹毛劍。心直如弦，性急如箭。(咦！)觸著便發，雷轟掣電。
者箇村僧，不近人情。耳無兩竅，眼露雙睛。毀犯清泉淨戒，吹滅浮山祖燈。團圞衲子兮口甜如蜜，蒸烹佛祖兮心毒如砒。箇是渠儂真面目，一任人呼是馬驢。

佛事

為慧雲禪人入塔

師拈如意云：「大眾會麼？往日慧雲臨此際，今朝遺骨白如霜。拈來直入華嚴藏，寶塔時聞戒定香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大眾還知慧雲

安身立命處麼？」喝一喝云：「雪覆千山銀世界，冰生大地玉乾坤。」

為電目禪人舉火

師拈火炬云：「往日明乾，今朝電目，品品華開，心心即佛。」以火炬打〇云：「(咄！)烈燄光中，正堪沐浴。」

為智溥禪人舉火

師拈火炬，云：「遮箇禪人，生平自在，一心念佛，了無罣礙，末後安詳，去得暢快。」擲火炬，喝一喝，云：「烈燄光中開正眼，逍然跳出威音外。」

入塔

師豎拂子，云：「智溥禪人八十三，涅槃生死不相干，今朝驀入那伽定，窣堵安身且放參。」以骨入塔，云：「終南幽隱處，一塔鎮千峰。」

為見空禪人入塔

師舉骨入塔，云：「大眾會麼？衲子見空，四相無蹤，惟此白骨，入向塔中。末後句，鎮千峰。」遂卓杖，云：「從斯踏著曹溪路，涅槃生死總圓通。」

為還聞禪人入塔

師云：「遮箇禪人，貌古神清，了生脫死，撩起便行，遺斯白骨，如玉如珍。」遂舉骨云：「還見麼？(咄！)龍戲千江水，虎嘯萬山風。」

為慧燈監院設供

師云：「諸行無常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大眾！還有省覺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」

為萬明首座印宗書記對靈

師豎拂子，云：「大眾！看看萬兄首座、印公書記二位禪師在我山僧拂子頭上，面目儼然，精神跳躍。(咦！)昔年承道愛，今日豈能忘？無柰花緣別立，所以天各一方，那知鬧裏抽身，驀地成斯曲調？蟠龍無可供養，惟拈古柏根香，恭惟二位道兄常寂光中，烈破面門，同一受用。大眾！還知二公受用處麼？」遂拈香，云：「唵。蘇嚕蘇嚕嗏唎嗏唎吽吽癹吒娑訶。」

為種居士對靈

師揮拂子云：「種公種公，兩袖清風，人間天上，幻相皆空。西方世界，九品蓮中，逍然自在，受用無窮。水流風動，音樂重重，樓臺殿閣，窗牖玲瓏。彌陀海眾，在處相逢，滿菩提願，佛種紹隆。且當下一句作麼生聻？」喝一喝云：「居士飄然歸淨土，家邦千載繼綱宗。」

雜著

歸山歌

歸山好，歸山好，識得歸山休待老。山風清，山月皎，山僧猶愛山中鳥。語喃喃，真箇巧，聲聲啼出家中寶。仔細聽，非草草，鄭州梨勝青州棗。茅菴大，乾坤小，握裏紅輪明杲杲。瞌睡來，和衣倒，衲被蒙頭直到曉。山頭老，山頭老，柱杖通身露牙爪。有時惡，有時好，有時凡聖俱齊勦。有時悅，有時惱，有時垢罵黃頭老。三世如來乾屎橛，六代祖師一莖草。呵風棒雨異尋常，煮石蒸雲逐日飽。有時遲，有時早，有時魔佛連塵掃。斯言都是山家事，瞬目人間知道少。更有一般奇特處，山灣路勝蓬萊島。

歸山偈

忻然攜杖涉婆娑，直截參尋一步多，彌勒閣中留不住，歸來獨唱太平歌。

山居

山居情境異諸方，苦菜連根義味長，雨過池清荷葉秀，風生地潔藕花香。

山居瀟灑樂閑僧，法法頭頭總現成，溪聲慣說西來意，翠竹風搖古佛心。
山居無事可干懷，攜杖頻登古石臺，寂寞之中誰伴我，清風常送白雲來。
萬境空閒一箇僧，推窗對月了殘經，寒來破衲重加線，暑到臨溪傍柳陰。
冷淡清虛孰與交，孤雲片月掛松稍，山泉悻石憑誰煮，竹葉松枝任我燒。尋溪不覺裙無褊，採藥渾忘褲無褫，閒把青荷縫破衲，便將黃葉作絲絛。
我愛山中貧，鞋破赤足行，踏翻千尺雪，觸碎萬年冰。
我愛山中富，衲子歸無數，清淡載千車，白雲堆滿庫。
我愛山中靜，跏趺頻入定，石爛與松枯，本自從天命。
我愛山中好，雲深多水草，松柏色常青，逐日聞啼鳥。
我愛山中妙，獨唱無生調，千峰點額聽，料爾不知道。
我愛山中樂，平步松巔閣，推窗仔細看，萬里飛千鶴。

山中四威儀

山中行，芒鞋似虎獰。攜籃去，石上採岩藤。
山中住，石室玲瓏處。更幽奇，竹徑芭蕉樹。
山中坐，麋鹿菴前過。遶澗迴，示似泥牛大。
山中臥，衲被蒙頭過。聽曉鐘，好夢都驚破。

懷得戒元老和尚

三壇淨戒依師授，德重恩深豈易酬？每於終南懷法乳，香焚雲散萬峰頭。

懷得法本師文老和尚

幾蒙瞎棒墮驢腰，毒氣於今恨未消，法乳恩深無可報，聊拈柏子向爐燒。

述懷

久病山僧氣力微，客來只得強相陪，言談疏野渾無味，法語顛狂拙似雷。萬里雄峰猶側耳，千川野鶴若雲飛，如今收卷成何事？一室翛然滿案灰。

疾病長年老弱僧，門庭關大冷如冰，從教野鶴隨時集，一任獰龍逐日增。萬事總由天注就，風雲雷電掌中生，爐錘祖佛憑誰力？七尺烏藤棒一根。
逍然慣愛獨焚香，寶劍深藏歲月長，客問西來何祖意，詶言不覺露鋒鋩。
一盞明燈一箇僧，何緣疾病苦纏身，翛然容納安閑處，樂道清平可口增。
無禪雙膝硬，懶誦舌頭強，隨緣消歲月，勤加戒定香。

錫杖峰

攜來一錫鎮千峰，插向南山鐵壁中，日出明珠懸頂上，月來光爍太虛空。

文殊石

非道非儒莫是僧，鬚長髮白手持經，蒼苔石上頻頻坐，此土西天孰不尊。

毘盧頂

豎窮三際橫多方，足下無非大法王，萬古毘盧今漏洩，孤峰頂上雨花香。

古蓮池

今古分明在目前，山頭瑞現滿池蓮，舒光為憫婆娑若，引導蒼生不記年。

舍利塔

千峰環遶穴中王，寶塔巍巍舍利藏，自是終南千古秀，祥光爍爍異尋常。

闔棋頌

黑白分明不錯伊，有眼方為最上機。盤勝負，看臨時，幾度拈來還自放，一輪秋月過山溪。

雲峰阻雨

攜笻冒雨過雲峰，山色煙霞迥不同，無底缽盂收拾去，拖泥帶水看飛龍。

林間偶成

山中瀟灑兮，攜杖過林西，溪聲常說法，鳥語露玄機。

禮祖塔

遠公與我是同參，幾度盤桓落二三，瞎卻當年正法眼，逢人謾說會浮山。

出浮山

雪笠芒鞋別此山，宗風聊著杖頭擔，從斯直上千峝頂，活煮乾坤任意餐。

採藥

帶雨攜鋤去，和雲採藥回，獰龍歸去缽，毒虎伏蒼苔。

數珠

百八烏珠，貫通一線，人天師子，掌中出現。

心銘賦

生平寡欲兮，任運隨時。身多疾患兮，策進玄機。由是孤峰獨立，故於窮谷深居。韜光遁跡兮定動無為，藏牙覆爪兮如拙如愚。不耕而食，不蠶而衣。仙佛位中留不住，白雲堆裏放閑軀。胸襟無我兮從教伊喚馬呼驢，烏藤活卓兮又何妨帶水拖泥。興來時，悻石懸岩坐他一會；倦來時，衲被蒙頭睡他一睡。大梅老，曾有句，松食荷衣樂有餘。風流處，且歌詩，飲水須知可度時。報同心，休造次，莫教輕易作人師。

十二時歌

夜半子，百億須彌俱出此，大千沙界掌中觀，本自無生何有死？
雞鳴丑，遮段風光誰不有，一輪明月體中圓，莫學癡狂外邊走。
平旦寅，丈六金身草一莖，分明道破誰能會，千聖從來一路行。
日出卯，不二紅輪明杲杲，山僧拄杖頭邊事，料得時人知道少。
食時辰，看來誰是我般人，擊碎虛空無別物，天生拄杖萬年藤。
禺中巳，向上機關無一字，若能直下肯承當，本地風光非別事。
日南午，龜毛慣擊虛空鼓，分付東風著眼聽，遮般消息無今古。
日映未，搬柴運水真三昧，零落袈裟沒半邊，山僧不與人同類。
晡時申，八字眉毛眼上生，慈心鐵面誰能敵，擊碎虛空棒一根。
日落酉，生平不喜揚家醜，若問西來何祖意，磨盤八角空中走。
黃昏戌，毒若砒霜甜若蜜，遮般異味幾人知，舌上青天揮霹靂。
人定亥，三千世界憑吾賣，恒沙諸佛出毛端，一毫收攝三千界。

竹篦頌

直指人心，惟此一法，佛祖到來，一齊打殺。

三不是頌

佛不是兮物不是，心與非心都不是，禪客相逢聊彈指，箇中消息許誰知。

斬貓頌

當日斬貓意最親，幾多瞎漢可憐生，直饒趙老頂鞋去，猶負南泉一片心。

琢如意頌

萬仞懸崖古柏根，樵人採得獻山僧，磋磨日久成如意，留與兒童繼祖燈。

對聯

海藏經文，出廣長舌，橫說豎說、塵說剎說、麤說妙說，一句一偈，巍巍乎總是箇中消息；聞，一定一動，蕩蕩乎無非本地風光。龍蟠古寺，納息安詳，正聞順聞、思聞修聞、澄聞淨

倒搭一頂麤布伽黎，盤陀石上跏趺而坐，通身慶快；橫握一條烏藤拄杖，香雲徑上獨步時遊，脫體風光。

一掌一握血，劈破面門，真機漏洩，　行藏如野鶴；一棒一條痕，天魔膽喪，祖佛魂驚，

聚散若孤雲。

世尊拈花，露出箇中消息子，　一水蒼如繡；迦葉微笑，單提教外別傳機。

千峰翠若屏。

或慈或威，視眾生猶如赤子，　門列千峰秀；若定若動，觀諸佛亦是冤家。

心融萬境閒。

四句離，歷歷明明皆祖意，　擔泉攜日月；百非絕，塵塵剎剎即吾心。

撥火弄雲煙。

孤峰頂上，一任呵風罵雨，　深山藏拙衲；百尺岩前，不妨煮石蒸雲，

古寺聚獰龍。

普濟門前，一任東來西往，　寶地平如掌；真如境內，不妨北斗南觀，

喬松翠若雲。

胸襟無我，一任呼牛喚馬，　野鳥山猿談妙法；杖笠隨緣，何妨帶水拖泥，

燈籠露柱弄玄機。

遮條窮性命，不妨立地撐天，　仙山慣集蓬萊客；百尺冷門庭，一任寒來暑往，

古洞常迎世外賓。

行實

師諱超遠，字子肅，無為州人，俗姓趙。母沙氏，夢僧乘牛車投宿而孕。崇禎辛未十月十八辰時生，纔離襁褓，喜趺坐。六歲，出家于四面山水潔泉禪師座前，後住六安山摩雲菴。十八歲，聞採茶歌云：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」之句，忽覺生死事大，虛度光陰，直得淚墮如雨。乃發四弘誓願：「十方諸佛若不滿我此願，我即與他一刀兩段。」從此痛念生死，不敢放逸。常禮觀世音，持大悲咒百八卷為定課，日不少怠。柰師身多疾患，志尚清平，任運隨緣，了無畜積。常憶古云：「進道嚴身，三常不足。予何人哉！」二十二歲，參會山元老尊宿，受具足戒。次參華山見月

和尚，學律。復參廣教天章和尚，蒙示三不是，少有趨向。三十四歲，參浮山文弱盈和尚，命為悅眾。冬期，眾求打七，師即嚴整。七堂起七，老人落堂，師即出問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畢竟是箇甚麼？」老人便與劈頭痛棒。師自此疑情頓發，雖在眾中，如無一人相似。至第四日，聞含璞師云：「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，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」忽然打破疑團，如放下千斤擔子一般，又如羅網中跳出來一般，又如窮子歸家見親生父母一般，世間最樂之樂無過於此。始信古人道：「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」今果然也。又憶古人云：「若要脫生死，須透祖師關。如何是祖師關？喚作竹篦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，畢竟喚作箇甚麼？」一舉了然，又將乾屎橛、柏樹子、麻三斤，蜜舉驗之，無不了了。天浪師問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是箇甚麼？」師便喝，浪云：「亂喝。」師又喝，浪云：「除此一喝道看。」師云：「即此一喝用之不盡，更要道箇甚麼？」含璞師問：「經行的是誰？」師云：「瞞我不得。」璞云：「後邊立的是誰？」師云：「莫眼花。」璞云：「死了燒了瞥？」師云：「何處不稱尊？」璞云：「似則似，是則未是。」師一喝便行。老人問：「南泉道：『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』浮山道：『即是心，即是佛，即是物。』你道南泉是？浮山是？」師即捉取老人鬚云：「和尚鬍鬚遮樣長。」老人云：「我的鬍鬚與你不相干。」師便作掌勢，老人云：「不是遮箇道理。」師云：「也少他遮一掌不得。」師即便禮退，隨後入室，從頭吐露一番，老人即便落堂，纔據坐，師即出眾奪取拄杖拋向人前，老人云：「遮孟八郎漢猶來拔我虎鬚。」師即呵呵大笑。到此方知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自風流。浮山老人過舒州騎龍菴，師即至彼省覲。老人一見便問：「三日不相見，莫作等閒看。」師云：「上是天，下是地。」老人云：「恁麼則等閒也。」師云：「低聲，低聲。」老人即付偈云：「無位真人乾屎橛，諦當未徹與君說。紫羅帳裏撒珍珠，信手拈來休甄別。末後句，已饒舌，天上人間無二月。」又云：「汝當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代龍池萬老和尚法孫，浮山文老僧之嫡嗣也。汝名超遠，善自護持。」師自此憶入終南，潛形山谷而已。三十七歲過秦川。康熙十一年壬子秋八月十九日，住華州終南山蟠龍古寺。正直殿頹堂朽，山荒路塞，禪朋罕到，猛虎時遊。師以栽松種竹為事，安貧樂道為心，所以不懼危亡，宴然而居，四顧無人，孤峰絕侶。至十七年戊午冬，不期諸寺道兄恭請就本山開堂，師亦固辭不已，久而應命。三年結制，法席方成，四眾交遊，山林如市。師即示眾云：「古人有言：時當減劫，高岸深崖，遷變不常。惟此深山窮谷，只宜冷淡清虛而已。」從此更不陞堂入室，直以持戒念佛，禮誦華嚴，以酬十方信施。師

有偈云：「梧桐葉落一天秋，山翁收攝釣魚舟。袖手松巔無一物，白雲流水自悠悠。」

塔銘

華嶽孤峰，　塔雄山對。　少林面壁，　祖傳無誨。
無之一字，　乳恩沆瀣。　甘露醍醐，　神明灌溉。
五葉一花，　茂隆地載。　臨濟宗風，　三十三代。
戒律森嚴，　辛勤萬倍。　塔似雪山，　千秋遺愛。
名義無為，　顧思自在。　理證無生，　虛空罄欬。
山峻蟠龍，　煇煌大塊。　掌果之觀，　道合內外。

臨入涅槃示眾法語

誕日示眾。師云：「山僧六十歲，藏在深山內，慣愛獨焚香，喜與千峰對。閑遊百鳥歌，趺坐巔巒翠，手握萬年藤，山中第一位。疾病有千般，受用真三昧，報我山中侶，爾還會不會？心心仔細聽，惺惺休瞌睡，出頭天外看，我與人同類。」復舉頌云：「巖亭病骨寂寥寥，世念全然沒一毫，雖著衣裳喫粥飯，恰如死了未曾燒。」師將示寂，違別大眾、諸寺道兄、諸大檀越并諸四眾，而說偈云：

「一見渾如舊，　頻蒙道義深。
人生多聚散，　離別勿驚心。」

師將示寂，侍者問安，師云：「身形四大，有來有去，有何不安？」侍者又問：「沒後茶毘，事當如何？」師說偈云：

「生平拙訥箇村僧，　手攜七尺鐵烏藤。
烈燄光中纔入定，　塵塵剎剎現童真。」

侍者又問：「入塔佛事當何所作？」復說偈云：

「往日子肅，　今朝白骨。
入在塔中，　生平事足。」

師於清時己巳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時，命侍者聲鐘集眾，師敷座。眾至，焚香拜訖，師揮拂說偈云：

「事畢威潛塵尾收，　松門權繫釣魚舟。
幸有一輪天上月，　光明寂照萬林秋。」

偈訖，擲拂微笑而逝。

嗣法弟子明慧　明喜
明璽　明友
明源　明澄
明信　明朗
明接　明瑩
明闊　明禎

仝闔山執事、十方緇素人等，盥沐焚香，稽首敬梓。

終南蟠龍子肅禪師語錄(終)

康熙癸未歲次孟夏佛誕日，板存嘉興入藏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